■红尘百味

雪后寻梅，霜前访菊，雨中护兰，风外听竹，固野客之闲情，实文人之深趣……

说 竹

■孙幸福

自然万物都有独特之美，如竹的虚心，梅的铁骨，兰的君子高风，菊的傲霜怒放……这“四君子”中，唯有竹不开花，用郑板桥的诗来说是“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

古人甚爱竹，说竹入园、入宅、入文、入诗、入画，雅极了。爱竹者众，苏东坡出类拔萃。他原是爱肉一族，曾亲自创造出流传至今的“东坡肉”，但若在肉和竹之间选择，他认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苏东坡不仅爱竹，画的竹也是上品；大画家郑板桥评议苏东坡和另一个著名书法家黄山谷时就曾说：“山谷写字如画竹，东坡画竹如写字；不比寻常翰墨间，萧疏各有凌云志。”郑板桥本人也特别喜欢咏竹画竹，用来勉人和自勉，他作为一县父母官时就写出倾听百姓心声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以及用以励志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古人描写竹有一副著名的对联：“未出土时先有节，纵凌云处仍虚心。”竹是美丽的，她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冰肌玉滑，笑傲人生；无论大自然的风花雪月多么迷人，她不媚不俗，生机勃发，恬淡宁静，神韵悠悠，虚怀若谷，坚强不屈，不畏逆境，以独特的气质给人以生命的感悟和启迪。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都醉心于清瘦挺拔的竹，为其幽静，为其虚心，为其高洁，为其不争……

不单是名人雅士爱竹，寻常老百姓也是爱竹、用竹。小时候，没听说过空调，也鲜有电扇，老百姓过夏天，一般离不开竹子，如竹帘隔蝇，竹扇打风，竹床、竹席、竹枕、竹椅取凉等，若把竹床移入竹林，往上一躺，可见半空中枝枝叶叶，疏疏朗朗，满眼皆绿，惬意万分。曾看过古人的一篇游记：夏日，某翁入赣粤交界处的一座深山，趟小径入竹林，渐觉“寒气侵入，雾凝成冻”；进而，觉得竹林内“处处如裹琉璃”。好嘛！大夏天竟看出严冬的景象来了。以至于我们今天读来，还能感觉出阵阵凉意。诗人形容说：夏给人以火热，竹给夏以凉爽，夏和竹共同幻化出浓浓的诗情画意，美哉妙哉。

竹是人类的朋友。对人来说，竹全身都是有用的。

很久以前，竹就被用来做箭矢、竹器，用以建造亭台、楼阁、竹筏、竹缆、竹桥等，对人类帮助很大。精细的竹制品能登大雅之堂，如福建漆篮、江西竹屏、湖南竹雕、四川竹瓶等，都能称得上是艺术精品，而殷商的竹编书简，秦汉的竹管毛笔，晋时的竹纸发明，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奇观和象征。就连竹根也有用处，根须蓬松的竹蔸，经过艺人匠心独运，琢磨加工，就变成菩萨、寿星、老汉、胖娃等巧夺天工的佳作。

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作我们的老师。

竹的风骨和色形，常作为人类品格气节、精神风范的自喻和象征。嫩竹生长极快，寓意着人们发奋上进的精神。春天夜雨过后，一大早，就可以看见竹林的地上拱出来成片的春笋，笋们顶着茸毛和水珠，争先恐后地向上窜，十天的功夫，便可超过老竹，所以，古写笋字就是“旬”字上加个“竹”字头。笋长高后，笋衣依次脱落，露出身节，展开枝叶，此时乃称为是竹。竹中空外直，指向云天，风雪欺凌，愈显生机，因此，竹又用来形容位高虚心之人和高风亮节之士。

竹代代相传，不断扩展，具有新旧递嬗的美德，即使是只有一杆竹，只要假以时日，也会“十丈龙孙绕凤池”。经过若干个春夏秋冬，竹会成熟、老化以至于进入暮年，但它身虽老而气不衰，色纵苍而神仍旺；在老竹的庇荫下，“无数新笋满林生”，转眼间，“新笋已成堂下竹”，又很快，“新竹高于旧竹枝”，这一切，确实“全凭老干为扶持”。

竹从外表看是柔弱的，但在骨子里，它却宁折不弯。即使在寒冬腊月，被冰雪重重压迫，到枝摧干断之时，竹也不会默默怨命，屈于淫威，而会“嘎巴”霹雳一声，发出最后怒吼，震得山鸣谷应。竹这种虽经千摧百折，仍无怨无悔、坚强傲立的风骨，极似仁人志士忍辱负重，坚贞不屈的品质。在一幅风竹图上，郑板桥题道：“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这可谓对竹大无畏精神的高度赞扬。竹威武不屈的性格、正直虚心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学习和追求的榜样。

■别样情怀

为了一块儿猪头肉

■贾学清

在市场，看到店家刚出笼的馒头热烘烘冒烟，我就幻想：吃着喧腾腾麦香味儿十足的馒头，就着一块儿切碎的猪头肉，那该多么过瘾！于是，毫不犹豫地买下两个馒头，然后在市场踅摸猪头肉。也许是市场太小，从南走到北，居然没有买到。

馋虫已被勾起，不吃上猪头肉是压不下去的。此处没有，难不住我，我知道卖猪头肉的地方多了去了。哪个街口，有几个摊子，我心里一清二楚。甚至，谁家的猪头肉水分多，谁家的猪头肉水分少，哪位卖猪头肉的女老板说话柔，哪位女老板说话硬，哪位女老板脸盘大，哪位女老板脸盘小，我跟明镜似的。别的事儿不敢吹，买猪头肉，我在行。

驱车来到一处地方——这里的三不沾猪头肉很有名，劲道、无水、味儿淳。可是，常年摆在道路东边的小摊怎么不见了？我的热馍要是凉了就不好吃了。

快走，一路向南，那有一个大市场，我知道，市场里面没人卖猪头肉，但市场外的马路边有一家，三轮车上放个大盆，满满的一盆，心肝肚肺俱全。旁边一个小菜板，随卖随切随调，动作极其麻利。那老板娘说话柔，好听，猪头肉虽然泡在汤里，水分大些，但煮得烂，也很有味儿。奇怪的是，车行到此，居然也没找到。

这是咋啦？暴雨早已过去，天放晴了，难道老天真独独跟我过不去。

我不信这个邪！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舍得烧汽油，不愁找不到一锅烂猪头。八一路西段，有一家卖猪头肉的，只是路远。而且，我平时并不喜欢在她家买猪头肉，原因是那老板娘切猪头肉时，总爱吸溜鼻涕——虽然没啥实质性内容，但很让人膈应。

我的馍由原来的热腾腾变得热乎乎了，再不抓紧时间就没法向闹腾的馋虫交代了。于是油门加大，直向八一路疾驰。

来到八一路——卖猪头肉的呢？吸溜鼻涕的呢？为了一肚子馋虫，竟然让本老汉跑遍全城。这是咋啦？卖猪头肉的老板们都放我的鸽子？这也太对不起我的两个热馍了。

我忽然感到奇怪：卖猪头肉的不见了！卖摊煎饼的不见了！卖家常小菜的不见了！卖烤鸟蛋的不见了！夜幕下点点灯火，满脸油乎乎的商贩及围拢成圈的买家不见了！全不见了！

突然，我又恍然大悟了——我市可是全国文明卫生城、全国园林化建设城市，岂容随处设点、占道经营？岂容吆喝连天、随意弃物？终于，城市建设加大了力度，动了真格，城市不能再是集市，要干净、规整、畅通，要透绿、透亮、透水。

这，就是成效。

想到此，心情豁然开朗。看着手里两个温乎乎的馍，猛然想起，附近有一家老字号卤味儿店，只是这些年习惯了在路边顺便购买，有些遗忘了。老字号啊老字号，会不会也关张了？

到了卤味儿店，看到烫金匾额古朴端庄，店面极其干净雅致，我似乎一下子又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小小的店里站着好几个人，平时喜欢聚在一起吃猪头肉、喝二锅头的几个铁杆猪头——李公子、张二狗、哈哈恭，居然全在这儿。只见李公子捧着猪头肉，张二狗掂着猪耳朵，哈哈恭提着俩猪蹄儿，大家一见我进店，不约而同地说：哈哈，齐啦！头肉、耳朵、猪蹄儿，都有了，你是肝儿。我说：好好好，我买肝儿。

买完肝儿，又加了一个老汤豆腐丝、一个五香花生米，凑够六个菜。我说：走吧，到我家，正好有两瓶朋友从北京带回来的二锅头，抿两口。那三人齐声附和：抿两口！

三人上车，想着到家里摆上小桌，拿出酒壶，放上酒盅，卤味儿装盘，四人对坐，品尝卤味儿，对饮烧酒“一杯一杯复一杯”，我的心，早已醉了……

舞阳农民画 反哺 任明照 作

■儿女情长

找亲娘

■宋守业

我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个年代都不富裕，我家尤其贫寒。父亲属于没本事人，可母亲又很要强。

我的童年生活虽然贫乏，但邻里相处极为和谐，尤其是前院的几个大姐姐对我尤好，总会时不时地给我块烧红薯吃，有时候还会变戏法式的给我弄一块清火糖。

大姐姐们的确很亲我，但也会时不时地和我开玩笑逗着乐。我家前面临街的大伯家里有我四个叫姐姐的，因为我小时候没鞋穿，时常光脚走路，加上我从小就长了一对大脚，因此，邻里的姐姐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老脚”，虽然不雅，但心里知道是昵称，所以很受用。每次上街都要经过大伯的门口，大姐姐们一看到我就会说：“老脚，你上街去呀？”我也会自然而然地报以微笑地回答。

4岁左右的时候，一天傍晚，我路过大伯门口时，被一个姐姐叫住，她把我拉到一边很神秘地说：“老脚，你知道你为什么总是光脚，没鞋穿吗？那是因为你不是俺婶的亲孩啊！”我立即反驳说：“你胡说的。”可她很认真地接着说，不信你问问那几个姐姐，我就把几个姐姐喊出来问，她们几个也一边笑一边说“就是哩”，而且她们还添油加醋地说：“你就不是亲的呀，要是亲的，能不给你做鞋穿，看看你哥，他就经常穿着鞋呀。”

她们这样一唱一和地说，让我心里开始怀疑，后来就有点相信了，但我接着又问她们：“你们说我不是亲生的，那我的亲娘是谁呀？”大姐一听，诡秘地笑了笑说：“前几天来咱庄唱戏的那个叫‘大梅’的就是你的亲娘啊，那个叫‘大梅’的戏子还打听过你呢！”本来我就崇拜那个大姐，再加上大姐这么一番很认真的话，我后来就彻底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了。顿时，我内心充满了无助，同时也无比气愤，调头就向家里跑去。

一到家，母亲正在做晚饭。看到母亲在厨屋做饭，我一下子就堵在门口大声地埋怨起来：“怨不得我没鞋穿啊，原来我不是你亲生的呀！”母亲被我没头没脑这么一问，猛一愣怔说：“怎么不是亲生的呀？谁和你胡说的？”我接着就说：“要是亲生的，我怎么没鞋穿？我哥怎么就有鞋呀？我都听前院我那几个姐说了，我不是你亲生的，我的亲娘是来咱庄唱戏的‘大梅’！我要找我亲娘去！”母亲听我这么说，顿时知道了缘由，她就既生气又严厉地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呀，几个姐姐是和你开玩笑的，她几个说的是瞎话呀。”任凭母亲怎么说，我就是认定自己不是她亲生的。母亲越说我越难受，后来竟然哭了起来，连晚饭也没吃，直到哭累了，哭得没劲了，就躺在厨屋的柴火堆里睡着了。

毕竟是小孩子，再大的事说忘就忘。第二天，我又去街上，路过大伯家门口时碰到几个姐姐，她们一看见我就笑，我也不知道她们笑什么，这事后来就过去了。

长大了，懂事了，我听说因为那一次的哭闹，老母亲也哭了半夜，而且一直在自责，在埋怨自己，也埋怨我的父亲，怨他们没本事，让自己的孩子跟着受苦，连鞋都穿不上。

后来上学了，也顺利参加了工作，每每与老母亲独处时，她还总是说对不起自己的孩子，这成了她的一个心结，不管用什么方法去劝她开导她，她总是不能释怀。

如今，老母亲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尽管在她有生之年，我也争气了、立事了、尽孝了，但每每想起小时候“找亲娘”的小闹剧竟让母亲纠结了一辈子，我时常感到不安和愧疚。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想对老母亲说一声：“亲娘，我的亲娘，原谅我的无知！原谅我的‘童言无忌’吧！你永远都是我亲亲的娘！”

■诗香词韵

童年记忆

■薛文君

童年写在柳笛里，风牵着号角
一路吹醒浅浅的梦
柳树下，几个小黑影踩着
悠长悠长的春天
槐花和桐花悄悄在风里说情话
榆钱伸长了脖颈也听不到
一串串绿项链，绕着满村子地跑
童年也跟着满世界地跑
傍晚，童年住进了弯弯月梢
麦秸垛，小树林，盛不下飘飞的梦
钻进桥头的溪水，一直流淌到村外
童年长在发黄的日历上
母亲抚摸了无数遍，从青丝到白霜
老屋的灯光颤巍巍地守着旧墙
守着童年的记忆

■小荷初露

“臭美”老妈

■好 玥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的老妈不但爱美，而且已经到了“臭美”的程度了。

妈妈留了齐肩的长卷发，白白的皮肤，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一张能说会道的樱桃小口。为了美，她花了大把钞票买化妆品。你瞧，护肤霜、防晒霜、保湿水……要什么有什么。因为化妆是件麻烦的事，加上还要为我做饭，所以她每天早上要起得很早。化妆时，她将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妆品摆在桌子上，一个挨一个地擦、抹、揉，像一个粉刷工在刷墙壁似的，不光早上粉，晚上也粉。

“啊！”一声突然的呐喊惊得我从床上滚了下来。我急忙跑进妈妈的房间，原来，她脸上不知何时长了个小雀斑，这还了得？当天，妈妈就买了一瓶祛斑霜，仔细涂抹，可她一擦，脸就火辣辣的疼。第二天起床时，妈妈拿起化妆品“粉墙”时，发现脸已经肿了起来。我和老爸都劝说妈妈不要再祛斑了，可妈妈望着镜中顽固的雀斑，忍着疼说：“疼，说明这霜已经发挥作用了，我再坚持坚持，等待我的将是一张没有雀斑的脸。”她说得大义凛然的，让我和老爸哭笑不得。

妈妈为了美，什么招数都使上了。

一天晚上，我去客厅喝水，一抬头，突然看到一个满脸苍白的怪物。我先是一愣，继而便大叫起来：“有鬼呀！”正在敷面膜的妈妈赶紧站起来东张西望地说：“鬼在哪？”我惊魂未定地用手捂着小心脏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唉！”给一个爱“臭美”的老妈当女儿，简直是一种“煎熬”。可是“臭美”的老妈又是非常爱我的，每天都陪我写作业、读书——但无论到几点，到最后她还是不忘涂化妆品。

这不，就连昨晚我做的梦都是妈妈在为了参加一个比赛在不停化妆的场景呢。

李兴华：寄情山水 融于笔端

■见习记者 陈金旭

5月4日上午，记者在漯河金三角文化广场见到了正在举办画展的李兴华。他正安静地坐在桌前，为前来观展的书画爱好者赠书题字。

这次画展并不是李兴华第一次展出自己的作品，他的多幅作品曾在国内著名的画展展出，《太行秋烟图》参加了2015年首届大连中国画三年展，作品《灵泉》参加了2015年“写意中国”中国画展，作品《秋山鸣泉》参加了2015年中国重阳书画展。

李兴华的舞台是讲台，但又不局限于讲台，他是一位教师，也是一位艺术家。从教30余年，他没有因为三尺讲台局限自己的格局。在他心中，绘画是艺术，教育也是一种艺术，而他就是站在讲台上的那位艺术家。

李兴华是一位有着颇高书画造诣的老师，他德才兼备、挥墨成画，高水准的专业能力让他在历届毕业生中享有盛名。在教育教学中，李兴华将国学经典带入校园，为学生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艺术环境和艺术氛围，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和熏陶。在原铁路中学决定开设美术专业课之初，李兴华克服了重重困难，和同事们一起将学校的美术专业课开办得有声有色。在铁路中学与外语中学合并后，李兴华仍与同事们共同努力，为高校输送了一大批合格的艺术人才，清华美院、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等国内一流美术院校都有李兴华的学生。

4月27日上午，李兴华的个人画展在金三角文化广场开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祝贺和认可。在即将退休之际举办此次画展，既是李兴华为教育事业奋斗几十年的成果展示，更是他与同事为教育事业勤耕不止的真实写照。这次画展对市外语中学的师生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较大的激励作用，同时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画展上，外语中学的学生说：“只知道李老师是美术老师，画画很厉害，看了画展之后才知道有多厉害，我们学校居然有这么厉害的老师，我感到很骄傲。”

李兴华的水墨作品气韵不俗、品味清雅、笔墨灵动，意境耐人寻味。本次画展共展出了李兴华的60幅作品，在他的笔下，幽怨清逸的山林从喧嚣浮躁的现实之外、从疏离了百年的传统深处归来。

李兴华的山水画坚守着一个“写”字，以传统笔墨运用于写意山水的表现，笔意墨蕴里既有写生的心源感悟，又有传统的厚度。他的“写”，既有从山水实景感悟上的追写，也有传统文人意境和气象的超脱。

除了是一名老师和一名画家之外，李兴华还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李兴华从事文学评论和文艺理论，文论著述多见于《文艺报》、《上海文论》、《当代文坛》等全国有影响的专业核心期刊。2000年后，其从事美术摄影评论和文化研究，文论著述多见于《美术研究》、《中国摄影报》、《东方美术》等报刊。1991年，李兴华撰写的《神奇的第六感觉》出版。2001年，李兴华老师的文学、美术、摄影、文化研究专著和文论集《阅读与对话》被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李兴华作品：清响散秋涛

■读书笔记

回味悠长菜根香

■龚艳艳

花香可以用鼻来品味，果香可以用舌头来品味，而根香却需要用一颗智慧的心灵来品味。读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由洪应明收集整理编撰而成的《菜根谭》，你不会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读者，只为了读而读，而是会慢慢地静下心来，在与一位充满智慧、心境平和、真诚坦荡的良师交谈。

《菜根谭》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以儒家的入世思想为经，佛家的出世思想与道家的清静思想为纬，从提高人的素养和品位入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的方法体系。这四个方面各有其用，互为补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遇到困难挫折、意志颓废时，要用“事稍拂逆，便思不如我的人，则怨尤自清；心稍怠荒，便思胜似我的人，则精神自奋”、“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鸩毒中矣”来开导自己、鼓励自己，战胜自我、走出困境，以积极自信、乐观向上的心态入世。

与人相处，要有“交友需带三分侠气，做人常存一点素心”的友爱精神，要有“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的博爱情怀；要有“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 的宽广心胸。

修身立业，当先树德。“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无德，如家无主而奴用事矣，几何不魍魉猖狂”、“立业不思种德，为眼前花”。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德与才也有类似的描述：“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真是先贤所见略同啊。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很多人被金钱名利蒙蔽了双眼，被欲望诱惑糊涂了心智。无论是古圣先贤还是白丁俗客，无论是高端精英还是普通百姓，倘若人人都立德守德，那么这世界一定会成为美好的人间。这沉淀百年的智慧，历经岁月的磨砺检验，提醒我们“无德无才是废品，有德无才是半成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有德有才是精品”。

忙碌的生活，快节奏的工作，无时无刻不在的竞争让我们疲于应对，在这喧嚣的尘世中我们被灯红酒绿蒙蔽了双眼，对这世上太多美好的东西都视而不见，又如何能在“风斜雨急处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著得眼高，路危径险处回得头早”呢？若干年之后，回想自己的一生，早没了清净的耳根，甜美的味觉，灵活的双腿，想到“石火光中争长竞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较雌论雄，许大世界”，也许会发出人生苦短，光阴虚度，何必当初的无奈叹息。我们是不是该给心灵找个家，让思绪放松一下。回归大自然吧，那里有“林间松韵，石上泉声，静里听来，识天地自然鸣佩；草际烟光，水心云影，闲中观去，见乾坤最上文章”、“霜天闻鹤唳，雪夜听鸡鸣，得乾坤清纯之气；晴空看鸟飞，活水观鱼戏，识宇宙活泼之机”。在大自然中舒展疲惫的心灵，放松劳累的身体，在山水间物我两忘，返璞归真，识得天性之真机。

生活给了许多选择题，我们早已知道怎样去选择，但是有多少次选择算是明智的呢？犹豫彷徨、迷茫困惑，不知道怎样做是正确的，怎样选是明智的。读了这本书后，大有醍醐灌顶之感，心情顿时觉得明亮很多，踏实了很多。书上讲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修身立业的方法，积极入世的心态等，给我很多很多的启示。如书上所说，一个人的思想不应该被欲望蒙蔽，太多对物质的欲望会阻止理想的完成，牵绊我们前行的脚步。我们要怀着“宠辱不惊，闲看厅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淡泊与宁静，怀着“事来如沤生大海，事去如影灭长空”的从容与豁达。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扮演好自己的人生角色，担负起自己应该的职责。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菜根谭》充满了富于通变的处世哲学，充满了诗情画意，让我反复咀嚼，细心品味。它如一溪清泉，涤荡我心灵上的灰尘，化解我心中的块垒，使我心境开阔明朗，充满阳光，让我对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真谛有了更加清醒的理解和认识。